



穉棠論書雜著

黃鶴圖

臨散盤跋三則

許祭酒序說文解字曰：『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，其銘即前代之古文。』漢去古未遠，然古文必求之三代鼎彝。時移世易，又二千年，欲求三代文字，舍彝器奚屬哉？許書所收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，其文與今所存彝鼎文字，頗多不類。傳寫失真，展轉譌謬。難得古人真面。汗簡所收，頗多沿誤，先哲病之。是則求古文於三代法物，以補說文之闕，而上考經籍，固汲汲不容緩矣。夏商器銘，存者日希。周變商之質，其治尙文，故其文字繁曲瑰偉譎奇，不可方物。然大抵可約爲三派：曰魯，曰齊，曰楚。齊派書多出於殷龜，故用筆多直。如陳曼簠，陳純釜，拍盤之類，純用殷龜遺法，下筆如割截，尙質流風，於此可見。秦權量詔版文字，多祖述之。漢承秦法，金文如哀帝乘輿御水銅鐘，新莽量銘，石文如開通褒余道，摩崖，裴岑，禮器，乙瑛，封龍山，韓仁諸碑，皆其支流遺裔。魏崔貞公筆筆懸鋒，出於陳曼諸器，而其斷續留行之妙，則權量詔版法也。張猛龍用筆險絕，爲率更開山，賈思

伯孟敬訓皆與同派，黑女嶮雋空逸，其樸厚處絕類化度。知率更亦導源於此。隋人書通達疏朗，如龍藏寺，王君墓志，已開河南之法。溯其遠祖，出於禮器，皆殷齊苗裔也。石門頌，上師齊侯壘，西臺鑪，下開石門銘，楊淮表紀，劉平國，陽泉舍熏爐，與之同法。斯又齊之以文勝者。魯秉周禮，故其文曲，爲周之正宗，彝器流傳，此派最多。然細刻如大司徒匱之類，則通於齊，雄厚如不鑿敵，大鼎之類，則通於楚。求之於漢，則夏承體兼篆籀，華山轉使縱橫，鍾大傳，王右軍所自出也。夏承開顏法，齊周經生，多得其祕。經石峪，刻經頌，无量義經，文殊般若，皆傳夏承之法，宋之晏袤，乃其雲仍。兩攸鼎，今田盤，結體皆取縱勢，乃鶴銘所從出。顏書中興頌，爲鶴銘嫡裔，黃魯直則尤畢生寢饋鶴銘者也。魯公伐邾鼎，嶮雋流變，大類齊書。蓋開國之初，猶承殷法，未成宗派，其後制禮作樂，衍成宗風，同姓之國，翕然宗之。孔子曰：『齊一變，至於魯。』不特論當時國政，推之文字，亦無不然也。楚書無不雄強，南公孟鼎，楚公鐘，夜雨雷鐔，太保敦，禽彝，翟甌之屬，下筆如鑄，點畫若鐵，皆有橫掃千軍辟易萬人之概，蓋霸風之遺也。其書悉用籀篆，

可與齊通，而魯書之雄厚者，亦往往譬效相聞。張遷碑，景君銘，天發神讖，禪國山碑，皆上承孟鼎，楚公鐘，而下開北派龍門諸品，鞠彥雲，嵩高靈廟，皆其嫡嗣，而鄭長猷之出於天璽，靈廟之出於景君，尤其顯而易見者也。綜合諸家，皆以寶子，谷朝為轉關，上結周秦兩漢，而下開六朝，淵源派別，歷歷可尋。李北海上師北碑，下啓松雪，雲壘出於始平公，麓山出於張猛龍。蘇長公近師平原，而遠宗馬鳴寺，以合於畫像贊，則又楚派之遠裔矣。晤臺銘，合景君，天璽，而上追陳曼陳純陽冰師承上蔡，蓋合齊楚以成家法者也。大抵姬周文字，同姓諸侯皆宗魯，異姓多宗齊楚。周尙文，其文曲；殷尙質，其文直；政教風俗不同，而文字隨之，其勢然也。滕文公定為三年之喪，而父兄百官曰『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。』可見姬姓之邦，莫不視宗國為風氣。姜太岳之後也，泱泱表海，齊桓以霸；楚雄南服，蠶食諸姬，并兼小國；則異姓諸邦宗之，亦勢之自然者耳。至於齊書峻刻，楚書雄傑，皆視其國勢風俗，觀其文可以規其國矣。散盤深邃茂密，當為魯派，而旁薄沈鬱雄深之氣，實兼楚風。其用筆深鷲，而結體皆橫，鄭季子實師之。曩嘗品列周金文字，以為毛公鼎邕容肅穆，乃清廟明堂之器，當為無上法物。散盤雋發，邕容之度，稍遜毛公，然分行布白，合全體為一字，非後人可幾其竟詣，當與鬲鼎比肩。虢季子盤結體乃近小篆，當在散盤之下，與石鼓差相埒。書家淵源，皆出於彝鼎，猶諸子百家之學，皆出於六經。三王祭川，先河後海，不察其源，惡得其委，故略為論次，以俟有道正焉。

著誦以來，文字凡三變，秦結三代之局，而下開兩漢；三國結秦漢之局，

而下開六朝；隋結六朝之局，而下開唐宋，遂成今日體勢書體如此。文體亦然。古人作書，乃合全篇布白，詰詘欹斜，長短廣狹，各極天趣。小篆乃整齊之古意，遂湮。秦漢之間，篆隸分草雜出，為古今之一大轉關。六朝書雋發橫厲，無祕不宣，為書道之極則；亦猶諸子百家之學，雜出於周秦之際，雖不盡合聖人之大道，而天地之祕，洩無餘蘊。隋唐以後，競講結構，古法蕩然，格斯下矣。雖曰因時變遷，亦由科舉之習使之然與？大抵學術政治，人心風俗，與文字之變遷，莫不息息相通。世風之變，治亂攸關，國脈繫焉，居今思古，感慨繫之。由今日而溯亶古，離奇變幻，已難更僕。今侏離之言盈天下，浮澆者流，爭欲廢先聖文字，而以俚俗不入耳之言代之，更數千百年，又烏知其變亂伊於胡底哉？

散盤釋文聚訟，嘉魚劉氏謂此盤於乾隆間真者入內府，咸豐初復出仿鑄者，字多就積古釋文酌改之，今取奇觚室本與通行本一一審之，仿鑄之迹顯然。王蘭泉侍郎於釋文推江德量，而後人競推阮文達，然鄉壁虛造，迷誤不諭，亦復不少。劉氏頗多是正，故臨撫多參合劉本。康乾以來，經學之盛，遠邁前古，而考證金石，闡述說文，尤多發前人所未發。故欲究書學之源，輒欲探討鐘鼎，以窮古今之變，雖不能至，心嚮往之。世變方殷，自慚迂拙，無補時艱，鬻書作業，苟全性命，差勝於清畫撰金云爾。

臨鬲鼎陳曼簠伯晨鼎無叟鼎楚公三鐘跋其後

昔者聖人之作書也，仰觀象於天，俯觀法於地，觀鳥獸之文，與地之宜，

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故能窮萬物之情狀，而極事物之變。五帝三王，代有改易，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，靡有同焉。周官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，而大行人九歲諭書名，是時天下有道，諸侯悉統於王，無敢有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，以干大司馬九伐之瀆者。及周之衰，諸侯力政，田疇異晦，車涂異軌，律令異瀆，衣冠異制，言語異聲，文字異形，諸侯各爲風氣，而皆去其籍，而天下亂矣。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，與古文或異，而孔子書六經，左邱明述春秋傳，皆以古文。秦燔詩書，古文滅絕，官獄職務繁，乃競趨約易，而行佐隸之書。古聖制作之意，由此絕矣。是故孔子壁經，在漢時已難正其讀。而鄒祭酒作說文解字，乃求前代古文於山川鼎彝，而猶叵復見遠流。文字不統於一，而政治混淆，王綱廢弛。春秋戰國之亂，可勝嘆哉！孔子爲政，必也正名，而子思子以車同軌，書同文，行同倫，爲治天下之要，微言大義，可以深長思矣。彝鼎文字，變幻百端，奇譎怪誕，不可方物，諸侯力政，可想見矣。李斯罷其不與秦文合者，省改古籀，以作小篆，而文字乃統於一。故後之言篆者，皆宗小篆，無復有言古籀者矣。向書序曰：『科斗書廢已久，時人無能知者，以所聞伏生之書，考論文義，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；其餘錯亂摩滅，弗可復知，悉上送官，藏之書府，以待能者。』是則孔壁古文，漢時已成絕學，而猥以佐隸讀先聖遺書，惡在其能廓如也。生於數千載之下，而欲講求古籀於數千載之前，以稽古籍，而訂經傳，舍彝鼎奚屬哉？彝鼎文字，宋儒始相祖述，近代搜采考訂，乃益精密。天不愛道，地不愛寶，古器碑碣，時出於蔓草荒虛，足供博雅考證。雖文字不衷於一，然古人制

作之精，往往可訂經籍相傳之誤，而補其闕略。俗儒鄙夫，翫其所習，蔽所希聞，乃猥以玩物喪志目之。是豈足與言古人述作之義乎哉？

臨漢隸跋其後

李斯作小篆，而文字一變；程邈作隸書，而文字再變；漢雜篆隸爲八分，又於其時，行草並出，而文字之變極矣。西漢書多秦風，東漢碑碣，至靈帝而極盛；其時靈帝好書，而蔡中郎大唱宗風，故漢碑之流傳者，人多以爲中郎書，其實未必然也。漢末隸書漸近三國，而開六朝，爲今隸所自出，淵源派別，可得而言。禮器出於殷龜，陳曼陳純秦權量詔版，皆所紹述；乙瑛韓仁封龍山與之同派。襲余質直，與乘與御水銅鐘，新莽量銘，皆遠祖殷齊，與禮器同源，而結體特異。石門頌上師齊侯籀，下開石門銘，齊書尙質，而此乃以文勝。劉平國，庶孝禹，朱君長，楊淮表紀，陽泉舍熏鑪與之同法。張遷，景君皆出楚派，祀三公山則以楚篆爲分，與二碑同源。天發神讖，禪國山皆其嫡裔。鄭長猷，鞠彥雲，嵩高靈廟祖述景君，天璽；而谷朗寶子及龍門諸碑，則述張遷。寶子開龍門之法，而谷朗開龍山，源同流異，各有師承。夏承以篆爲分，中郎之極軌也，華山碑與之同派，上尊號，受禪表，孔羨，范式，王基諸碑，皆傳其法。右軍學鍾太傅，以中郎之法入今隸，遂爲書家不祧之宗。故漢隸者，結篆籀之局，而開今隸之風，二千年來，書家所自出也。間嘗論列漢碑品次，襲余，石門，朱君長，庶孝禹，劉平國開母廟，漢書之極則也；禮器之精刻，夏承之淵懿，祀三公之古茂，當次於襲余諸碑；渾

穆如孔宙尹宙；雄強如張遷景君；雅飭如史晨，韓仁，乙瑛，鄭固，朱龜，武榮；博厚如魯峻，衡方，西狹，郟閣，耿勳，封龍山，趙圍令，大吉，賈山，當次於禮器；夏承，華山，近夏承而渾厚遜之；曹全，雋美而少樸厚之氣；白石，神君，結體方整，而少溫穆之風；當又次於諸碑矣。漢去古未遠，學術政治尙有三代遺風，故其書多樸茂，隆古風氣，未盡漓也。喪亂以來，海內鼎沸，學術政治，相率乘先聖之法。而考究金石，操觚篆籀，乃復大倡厥風，使繇是而窮搜經籍，探討字書，未必非剝極而復之大轉關也。道之興廢，固各有時。庶有達者，理而董之。斯亦世運升降之林矣，言以足志，文以載道，書云乎哉？

臨六朝碑跋其後

書至六朝，盡矣備矣。前乎此者，上之則三代彝鼎文字，其次則秦漢篆隸分草，至六朝而筆法乃無不宣之祕；後乎此者，唐講結構，宋尙氣體，然其淵源派別，悉本於六朝書。六朝書者，結古書之局，而開今書之源者也。是則六朝書者，豈非古今書體之鈐鍵哉？自秦篆變爲漢分，至六朝乃成今隸體勢。然所傳者，皆分隸遺巨也。自隋唐習科舉，爲干祿書，而古法乃弁髦棄之，學士大夫，不復知有篆分矣。記曰：『三王記川，先河後海，』不察其本，烏得其末？學書不求篆隸，烏能得六朝形似哉？自帖學敝而碑學興，乾嘉諸老，大唱宗風，李文潔公，旁搜博討，窮極三代，網羅秦漢，囊括六朝，而俯視唐宋，故能集古今書家之大成，而備究其典則，道德文章，風動海內，而高風亮節，實足以振聳啟聵。臨池侍坐，暢論古今，輒以學問風節

相勸厲，今不可復聞矣！老成凋謝，世運攸關，感時撫事，輒思其人，學書云乎哉？

與館甥舒睿堂論歐顏書

睿姪賢甥如面。接讀令尊來書，知甥欲索拙書顏體摹本。僕於顏書不過於科舉時涉獵爲干祿書而已，未能得其祕也。甥既學歐，又復學顏，二家淵源甚遠，而其支流遺裔亦甚長，欲升堂入室，非探源不可。愚於二家均未用功，然略知其源，願爲甥詳述之。自古名家皆探源篆隸，用力堅苦，方能自立。書家之必探源於篆，猶求學之必探於經也。世豈有舍六經而學問能成者乎？無有也。學書亦猶是耳。欲窮其源，乃與經學小學息息相通，非淺嘗所可有成者也。歐書峻絕，歷來論者，皆以爲真到內史。然其結體用筆，實出於張猛龍。猛龍祖述景君，悉用直筆。景君差雄厚，其源出於孟鼎，楚公鐘。猛龍於細刻中求峻絕，則陳曼，陳純法也。陳曼，陳純皆齊書。孟鼎，楚公鐘則楚書也。齊楚書皆用直筆，齊以精刻勝，出於殷龜，楚以雄厚勝，南服之雄風也。秦變周之曲，用殷之直，乃齊楚遺風，權量詔版，可見一斑。泰山，嶧山，非其匹矣。漢之禮器，褒余，哀帝乘輿，御水銅鐘，新莽量銘，齊法也。張遷，景君，楚法也。吳之天璽，禪國山，雄厚無匹，長脚曳尾，乃孟鼎楚公鐘之嫡派。北碑如賈思伯，孟敬訓，李璧皆近猛龍。細分之則思伯，猛龍如出一手。李璧尤接近孟敬訓。四者結體，惟李璧稍遠率更，猛龍，思伯，敬訓直可與率更呼吸相通。率更結體尖長，皆齊楚遺風，化度雄厚，純用

分法，更見楚風。率更諸書，以此爲最。柳誠懸近褚河南，而其結體尖長，實用歐法，世人罕能言之。魯公近師歐褚，然其源遠流長，實難殫述。其範圍廣大，實冠李唐諸家，故趙宋一代，無不師顏，幾如唐人之師右軍，中興與絕似。瘞鶴銘，宋廣平藏懷恪，郭家廟，元次山，大麻姑皆相近。顏家廟之嚴肅，告身之超越，則冠絕諸碑矣。綜其全體，則皆出於夏承，轉使頓挫，悉用其法。試取夏承諦審之，可以恍然悟矣。嘗見魯公所書碑額隸法，悉如夏承，夏承以篆爲隸，乃八分正軌，魯公全用隸法，故唐人於篆則推陽冰，於隸則推魯公，良有以也。唐人書大抵不出歐褚兩派，惟魯公則別闢蹊徑，溯其遠源，當出於魯，鶴銘師高攸鼎，而魯公師鶴銘，夏承環曲淵懿渾穆，亦是魯風。其在六朝，齊周經生寫經，多師夏承，經石峪刻經頌，文殊般若，无量義經，皆樸厚端凝，可見與魯公同源。至其結體寬博，本於皴季子盤，漢之西狹，邨閣，歌勳，封龍山，趙固令，皆旁薄寬博，當亦顏書所兼收並蓄，而陶鑄以自成家法者也。甥欲學歐，則當求之齊金，如陳曼陳純拍盤之類，以及於秦權量詔版，漢景君，張遷，魏猛龍，敬訓，然後攝其精華，納入率更，則不特窺其堂奧，直可與之並駕齊驅矣。欲學顏，則當求之魯金，如高攸鼎，今伯盤，散盤之屬，以及於夏承，鶴銘，凡與魯公相近之篆隸，皆博取焉，則可得其精微而不囿於淺近矣。今人書雖竟詣，上逼古人，皆不可學，學之則終身不能出其範圍，決無自立之日，不特愚之淺學，不可用爲模範已也。近人論書，莫過於包慎翁之藝舟雙楫，康南海廣之，頗糾其失，亦多當處。南海以爲學書當斷自隋以上，唐以後不可學，非過爲高論，以其專講結構，古法遂湮。右軍所謂形如算子者也。此科舉之習使然，非真求壽世學問也。甥如欲得顏書摹本，可多購南園書。墨迹不易得，且非貧士所能辦，上海震亞書局景印佳本甚多。近世學顏書，當推南園爲最。南園於顏書各碑，無不窮搜博討，而以隸法行之，故盡得其秘。愚於顏書并未得其形似也。然既承令尊之命，不欲推卻，擬俟俗冗布置就緒，寫正氣歌寄贈。文山公浩然正氣，生平敬佩，故欲寫此以志景仰。抑吾尤有進者，書法於學問當歸遊藝之列，志道據德依仁，大有工夫。能此三者，然後其書足重。不然，則區區末技，雖極精美，不足貴也。蔡京工於書，而後人鄙之，松雪失節，雖極博雅，君子羞稱。願生志其遠大，勉焉華學，庶可以紹先業而成有用之學。僕飽經憂患，牽於病累，不克深造，時用自疚，頗望子弟成立，補吾之闕，故於甥有厚望焉。古人作字甚敬，偶一動筆，無不端嚴。此乃求品之本，非僅爲作書也。愚俗冗糾紛，日不暇給，與親友書，動多牢騷抑鬱，洋洋千語，不盡所懷；牽於俗務，每作書時，皆匆匆無暇作草，故一切簡牘，皆草率惡劣，不堪入目。甥於此時，乃專力立品求學，宜效古人作字甚敬，勿如吾之草草也。吾之率處不可以爲訓，然才有限而志無窮，甥其師吾志焉可也，勿學吾之迹也。臨楮殷殷，不盡欲言。